

《世界经典名著》

基督山伯爵

〔法〕大仲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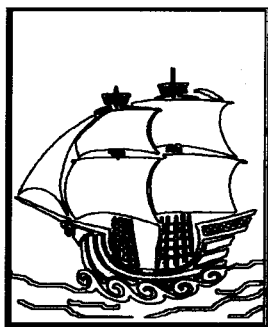
上

*Fidushan
Bojue*



基督山伯爵 (上)

[法] 大仲马 著
斯琴托亚 喻春妮 译



小说以法国**波旁王朝**和七月王朝两大历史时期为背景，描写了一个曲折离奇的报恩复仇的故事。

主人公青年水手唐泰斯受船长临终嘱托，为拿破仑党人传递了一封信，遭到两个对他嫉恨的小人和一个法官的陷害，在婚礼上被逮捕并打入死牢。14年后，唐泰斯越狱出逃，根据法里亚长老在狱中的遗言，到基督山岛获取了大批宝藏，成为巨富。从此，他化名基督山伯爵，经过精心策划，报答了他的恩人，惩罚了三个仇人，最后带着年轻、漂亮的希腊姑娘海蒂远走高飞。

《基督山伯爵》情节曲折，构思巧妙，富有传奇色彩和艺术魅力，出版一百多年来曾被译成多国文字，并几度被搬上银幕，上演不衰。

作者亚历山大·仲马，是19世纪法国著名的浪漫主义作家，“通俗小说之父”，他一生写过200多部小说。《基督山伯爵》是其中最杰出最成功的一部。

上 卷

第一章	船抵马赛	(1)
第二章	父与子	(15)
第三章	加泰罗尼亚人	(26)
第四章	阴谋	(42)
第五章	订婚宴席	(52)
第六章	代理检察官	(71)
第七章	审讯	(86)
第八章	伊夫堡	(103)
第九章	订婚之夜	(119)
第十章	杜伊勒里宫的小书房	(128)
第十一章	科西嘉岛的吃人妖怪	(140)
第十二章	父与子	(152)
第十三章	百日	(163)
第十四章	愤怒的囚徒和疯癫的犯人	(176)
第十五章	三十四号和二十七号	(193)
第十六章	一位意大利学者	(216)
第十七章	神甫的房间	(230)
第十八章	宝藏	(258)
第十九章	第三次发病	(276)

第二十章	伊夫堡的坟场	(292)
第二十一章	蒂布朗岛	(300)
第二十二章	走私贩子	(318)
第二十三章	基督山岛	(329)
第二十四章	神奇的景观	(341)
第二十五章	陌生人	(355)
第二十六章	杜加桥客店	(364)
第二十七章	往事的追述	(383)
第二十八章	监狱档案	(404)
第二十九章	莫雷尔公司	(414)
第三十章	九月五日	(434)
第三十一章	意大利：水手辛巴德	(458)
第三十二章	苏醒	(492)
第三十三章	罗马强盗	(501)
第三十四章	露面	(544)
第三十五章	锤刑	(574)
第三十六章	罗马狂欢节	(594)

中 卷

第三十七章	圣塞巴斯蒂安的陵墓	(619)
第三十八章	约会	(642)
第三十九章	宾客	(651)
第四十章	早餐	(679)
第四十一章	介绍	(695)

第四十二章	贝尔图乔先生	(713)
第四十三章	奥特伊别墅	(720)
第四十四章	为亲人复仇	(730)
第四十五章	血雨	(759)
第四十六章	无限贷款	(774)
第四十七章	灰斑马	(791)
第四十八章	思想意识	(806)
第四十九章	海黛	(821)
第五十章	莫雷尔一家	(828)
第五十一章	皮拉姆斯和西斯贝	(841)
第五十二章	毒物学	(855)
第五十三章	《恶鬼罗贝尔》	(876)
第五十四章	多头和空头	(897)
第五十五章	卡瓦尔坎蒂少校	(912)
第五十六章	安德烈亚·卡瓦尔坎蒂	(928)
第五十七章	苜蓿地	(945)
第五十八章	诺瓦蒂埃·德·维尔福先生	(960)
第五十九章	遗嘱	(972)
第六十章	急报	(984)
第六十一章	帮一位园艺家摆脱偷吃桃子的睡鼠的办法	(997)
第六十二章	幽灵	(1011)
第六十三章	晚宴	(1024)
第六十四章	乞丐	(1039)
第六十五章	夫妻间的一幕	(1051)

第六十六章	婚姻计划	(1064)
第六十七章	檢察官的办公室	(1078)
第六十八章	一次夏季舞会	(1093)
第六十九章	偵查	(1105)
第七十章	舞会	(1119)
第七十一章	面包和盐	(1132)
第七十二章	德·圣梅朗夫人	(1138)
第七十三章	诺言	(1154)
第七十四章	维尔福家族墓室	(1193)

下 卷

第七十五章	会议纪要	(1207)
第七十六章	小卡瓦尔坎蒂的进展	(1224)
第七十七章	海黛	(1240)
第七十八章	约阿尼纳专讯	(1268)
第七十九章	柠檬水	(1294)
第八十章	控告	(1310)
第八十一章	退休面包铺老板的房间	(1318)
第八十二章	撬锁夜盗	(1344)
第八十三章	天主的手	(1363)
第八十四章	博尚	(1372)
第八十五章	旅行	(1382)
第八十六章	审判	(1399)
第八十七章	挑衅	(1417)

第八十八章	侮辱	(1426)
第八十九章	夜	(1440)
第九十章	决斗	(1451)
第九十一章	母与子	(1469)
第九十二章	自杀	(1478)
第九十三章	瓦朗蒂娜	(1490)
第九十四章	吐露真情	(1501)
第九十五章	父与女	(1518)
第九十六章	婚约	(1530)
第九十七章	通往比利时的路上	(1545)
第九十八章	钟瓶旅馆	(1554)
第九十九章	法律	(1571)
第一〇〇章	露面	(1586)
第一〇一章	蝗虫	(1596)
第一〇二章	瓦朗蒂娜	(1605)
第一〇三章	马克西米利安	(1614)
第一〇四章	唐格拉尔的签字	(1628)
第一〇五章	拉雪兹神甫公墓	(1644)
第一〇六章	财产分割	(1663)
第一〇七章	狮穴	(1685)
第一〇八章	法官	(1696)
第一〇九章	开庭	(1709)
第一一〇章	起诉书	(1718)
第一一一章	赎罪祭礼	(1728)
第一一二章	启程	(1741)

第一一三章	往事	(1759)
第一一四章	佩皮诺	(1777)
第一一五章	路易吉·万帕的菜单	(1792)
第一一六章	宽恕	(1802)
第一一七章	十月五日	(1811)

第一章 船抵马赛

一八一五年二月二十四日，法老号三桅船已经到达了，前哨圣母塔上的瞭望员为此发出信号，示意法老号三桅船从士麦那出发，然后又经过的里雅斯特和那不勒斯驶来。

一个海岸领港员立即跳上小船，就像以往的每次一样，从港口出发，穿过伊夫堡，最后在莫尔季翁海角和里翁岛之间登上三桅船。

圣让要塞的平台上站满了围观看热闹的人，这也像是以往的每一次一样，因为在马赛，如果有一艘巨船抵达港口，总是被当成一桩大事，特别是像法老号这样一条在弗凯亚人的古城的造船厂建造和装备的船，而且船主又是本地人。

就在这时，法老号也已顺利地越过卡拉萨雷涅岛和雅罗斯岛之间，那是由某次火山爆发形成的海峡，法老号还绕过了波梅格岛，然后继续前行。它主要是在借助三张主桅帆、一张大三角帆和一张后桅帆，它在慢慢的向前行驶着，因为速度很缓慢，所以显得有些无精打采，然后致使那些看热闹的人们本能地预感到某

种不幸的事情可能已经发生了，所以纷纷打听船上会发生什么意外。但是尽管如此，海上行家一眼便能看出，如果是发生了什么不测事故，也决不是海船本身出了故障；因为从各方面来看，大船被操纵得稳稳当当，无偏差：大锚正准备抛下，而且船的艏斜桅的支索已经脱钩；一位年轻的引航员正把法老号引向马赛港那条狭长的通道。而站在他身旁的是一个年轻人，此时他正炯炯有神，并且动作快捷，他正在重复着引航员所下达的每一个指令，他密切注视着船的每一个运动动作。

人群里隐隐约约弥漫着一一种十分不安的情绪，而站在圣让瞭望台上的一位观者尤为焦虑，他很快跳上一只小艇，都等不及等到船驶进港便下令向法老号划去，终于在雷瑟夫湾的对面靠上了大船。

年轻水手离开了领港员身旁的岗位，当他看到这个人来到船上时脱下帽子，并把它拿在手里，走上前去，倚在船舷上。

这个年轻人大概有十八九岁的样子，他的身材颇长而强健，并且长着一对漂亮的黑眼睛和一头乌黑的头发，如果仔细看，在他身上你会发现具有一种沉静而坚毅的气质，而这种气质正是那种同风险搏斗的人所特有的。

“啊！是您，唐泰斯！”小艇上的人大声说道，“我想您一定可以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在您的船上会显得那么死气沉沉？”

“莫雷尔先生！这简直是太不幸了。”年轻人答道，“太不幸了，尤其是对我：你知道吗，当我们的船驶到奇维塔韦基亚附近时，我们失去了善良的勒克莱尔船长。”

船主听后忙问“那么我想知道在船上的那些货物呢。”



“船上所有的货物都完好无损，船也平安抵港，所以莫雷尔先生，我想您会满意的，不过可怜的勒克莱尔船长……”

“我想知道他究竟出了什么事？”莫雷尔船主问道，但是他的神情轻松多了，“嗯，那么告诉我吧！船长究竟出了什么事情？”

“他死了。”年轻的唐泰斯十分沮丧地说。

“难道他掉进海里了吗？”

“不，先生；他得脑膜炎死了，在他临终时真的是痛苦极了。”

说完后，他转身面向手下人。

“嗨！”，“请大家各就各位，准备抛锚！”他对他们喊到。

霎时间船上所有船员马上照他的吩咐行动起来。船上的八到十名水手迅速分散，然后有的去船下后角帆索处，有几个去转桁帆索处，有一些水手去吊索处，还有一些水手去三角帆帆索处，还有的则去主桅帆索处。

这位年轻的海员唐泰斯用目光不经意的扫视了四周一下，当他看见大伙都已开始干活，所有的命令正在执行时，便立刻转回那人身边。

“请马上告诉我事情是怎么发生的？”莫雷尔船主再一次重新提起被年轻船员中断了话题，继续问道。

“开始时勒克莱尔船长与那不勒斯港的总管谈了好久，离开时非常激动，可是，先生，这一切真的是完全出乎意料；二十四小时后，他就开始发高烧，然后三天后就死了……”

“最后，我们只能把亲爱的船长放在了一张吊床上，然后按惯例为他举行了海葬仪式，端端正正地裹好；再在头和脚处各系上一只三十六磅重的铁球，然后在埃尔季利奥岛附近把他葬了。

所以现在我们将带回他的十字荣誉勋章和剑，准备交给他的遗孀。不过我想他这一生也值得了，”年轻的唐泰斯露出一丝苦笑说道，“要知道他在英国打了十年仗，最后还能和大家一样躺在床上离开人间。他真的是很值得了。”

“我想这对我们来说是没有办法呢，爱德蒙先生，”船主莫雷尔先生又说道，并且他显得愈来愈宽慰了，“当然人总有一死，而且老年人总得让位给年轻人，要不然，就没有升迁的机会了；既然您向我保证货物……”

“所有的货物都完好无损，莫雷尔先生，我向您担保。而且这次航行，我想您可以赚进两万五千法郎以上。我亲爱的船长。”

年轻船员见船已经驶过圆塔，这时他便大声喊道：

“准备收主桅帆、三角帆和后桅帆！”

对于各个船员，他的命令被迅速执行就如同是在战舰上一般。

“全船下帆，收帆！”

在唐泰斯最后一道命令下达后，所有的帆都降下来，巨大的海船只是凭借自身的冲力在滑行，几乎感觉不到前进了。

“现在，如果您想上来，就请吧，亲爱的莫雷尔先生，”唐泰斯见船主有些不耐烦，便说道，“那位是会计员唐格拉尔先生，他从船舱出来了，那么现在如果您想问什么，我想他一定能回答您。我么，现在我得照应抛锚，并给船挂丧。”

船主二话没说，就势抓住唐泰斯扔给他的绳索，然后以海员引以自豪的灵巧动作，爬上钉在海船弓形侧舷上的梯级。这时，唐泰斯回到大副的位置上，而船主莫雷尔先生则要和他刚才提到的名叫唐格拉尔的人交谈；这时唐格拉尔已经走出船舱，径直



向船主走去。

新来的唐格拉尔约莫二十五六岁，整张脸的脸色阴沉沉的，但是对上司卑躬屈膝，对下属却粗暴无礼。所以本来他作为会计就让水手们厌恶，而现在更加引起大家对他的不满，然而，爱德蒙·唐泰斯却受到众人的爱戴。与唐格拉尔正好相反。

“您好，尊敬的莫雷尔先生，”唐格拉尔说，“我想，您现在已经知道那件不幸的事情了，是吗？”

“是啊，是啊，他可是一位善良、正直的人哪！可怜的勒克莱尔船长。”

“噢，他更是一位优秀的海员，让他负责维护如莫雷尔父子公司这样重要的公司的利益是很合适的。他们一生都与大海和蓝天相伴在一起。”唐格拉尔答道。

“噢，是的。不过，”船主边看着正在指挥下锚的唐泰斯，边说道，“我觉得要懂行倒也不必非要如您说的非得那么老的船员，亲爱的唐格拉尔，您看唐泰斯，无须向任何人请教可我觉得他干得也是相当的出色。”

“嗯，”唐格拉尔向唐泰斯斜眼瞟了一下，眼睛里立刻闪现出仇恨的目光，“是啊，他年轻并且还毫无顾忌。您要知道船长刚死，他也不征求一下别人的意见，就揽下了指挥权，就在厄尔巴岛，他居然多逗留了一天半，而没有直接回马赛。”

“不不不，这正是他的职责。作为大副，接替船上的指挥，”船主说道，“至于在厄尔巴岛浪费了一天半时间，我想这也许是他的错，除非是因为船出了毛病需要修理。”

“就如同我希望的和我的身体一样棒，也像您的身体一样棒，莫雷尔先生，但是这一天半之所以被浪费，那纯属他恣意任性的

缘故，他只是想到岸上去玩玩罢了。”

“请到这边来一下，唐泰斯，”船主转过脸对年轻人说，“能否请您稍等一下。”

“对不起，先生，”唐泰斯说道，“我一会儿就来。”

接着，他对全体水手说：

“下锚！”

铁锚便立刻开始下落，铁链哗啦啦地向下滑。虽然现在有领航员在场，但是唐泰斯仍坚守岗位，一直到最后一项操作完成为止。这时，他又接着吩咐道：

“然后把信号旗降到旗杆半中央，那么再把公司的横旗降下一半来致哀！”

“噢，先生，您看，”唐格拉尔说，“他已经自以为是船长了，我敢肯定。现在他就是这么想的。”

“事实上已经是。”船主微笑着说。

“是啊，就少您和您的合伙人签字认可了，莫雷尔先生。对吗？”唐格拉尔问道。

“噢，现在有什么理由不让他呢？”船主说，“虽然他还年轻，这我很清楚，但是我觉得他做事尽心尽力，并且对于航海的所有经验也相当丰富。所以，我觉得，他很适合。”

唐格拉尔的额头上掠过一道阴霾。

“对不起，莫雷尔先生，”唐泰斯走近说道，“现在船已抛锚，所以我完全听候您的吩咐。您刚才叫我，是吗？”

唐格拉尔向后退了一步。

“噢！是的。我想问问您，为什么您在厄尔巴岛耽搁了？”

“其实我也不清楚，先生；事实上我是为了完成勒克莱尔船



长最后的一项嘱咐，他在临终前，交给我一包东西，并且指定了这一包东西是送给贝特朗大元帅的。”

“那么您见到他了吗，爱德蒙？”

“谁？”

“您不是说大元帅吗？”

“噢！是的，当然见到了。”

莫雷尔张望了一下，然后把唐泰斯拉到一边。

“皇上现在好吗？”他急忙问道。

“他看上去，挺不错的。”

“那么您也见到皇上了？”

“我在元帅房里时，他也进来了。”

“那么，您对他说话了？”

“噢，先生，其实是他先跟我讲话的。”唐泰斯微笑着说道。

“那么，皇上对您说了些什么？”

“他问了问船上的情况，问我法老号何时出发回马赛，是沿哪条航道来的，还有船上装些什么货物。先生，当时我猜想，假如这条船是空舱的话，而且假如我又正好是船主的话，那么他的意思可能是要把船买下来；不过我对他说，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大副，而海船属于莫雷尔父公司的。‘啊！啊！’他说道：‘莫雷尔家族世代相传，都是当船主的；我非常熟悉这家公司。那年我在瓦朗斯驻防时，莫雷尔家族曾经有一个成员和我在同一个团队里服役哩。’”

船主莫雷尔喜不自胜地大声说道：“他是波利卡尔·莫雷尔，我的叔叔，他后来也当了船长。亲爱的唐泰斯，日后您对我叔叔说，皇上现在依然还惦记着他时，这个老兵啊，你看着吧，您会

看见他感动得淌眼泪的，噢！真是太好了。好啦，好啦，”莫雷尔船主亲热地拍着年轻人的肩膀，接着说道，“唐泰斯，您依照勒克莱尔船长的吩咐在厄尔巴岛逗留过，做得好啊；虽说您很有可能会受连累的，如果有人知道您曾把一包东西交给元帅，并且还同皇上交谈过。”

“那么会在哪一方面来连累我呢？先生，”唐泰斯问道，“我甚至不知道我带的是什么东西，皇上向我提的问题，我想他不管见了任何陌生人也都会这么问的。哦，对不起，”唐泰斯转口说道，“卫生检查站和海关的人来了，我能走吗？莫雷尔先生。”

“是的，当然，当然，亲爱的唐泰斯。”

年轻的唐泰斯离开了，他走远之后，唐格拉尔又立刻凑上来。

“喔唷！”他说道，“我想刚才他已经摆出了充分的理由，用来证明了他当时为什么要在波托费拉约停船了？”

“是的，极为充分，亲爱的唐格拉尔先生。”

“哦，好极了，”唐格拉尔又说道，“您知道看到一个伙伴不能克尽职守，我们心里总是很难受的。”

“唐泰斯尽职了，”船主回答道，“现在已没说的了，是勒克莱尔船长命令他耽搁的。”

“说起勒克莱尔船长，难道唐泰斯没把船长的信转交给您吗？”

“谁？”

“唐泰斯。”

“把信交给我？不，没有！怎么，难道勒克莱尔船长曾经有一封信吗？”

